

春夜寄友人

張鐵釗

春街夜市幾人行，燈火闌珊照影輕。
 爆竹聲中尋舊夢，寒門素壁嘆孤檠。
 花開挹慕東山客，葉落何無陸凱情。
 且把幽思寄明月，相逢合宴待河清。

人月圓·乙巳元夕

恆心馬

星河璀璨微雲渡，明月逐人來。海
 棠嬌豔，梅花弄影，春滿階台。
 故鄉風俗，湯圓味道，遊子情懷。
 暗塵隨馬，關山寄夢，人在天涯。

澳華新文苑

第1197期 (B)



■《丹青會友.金蛇送瑞》聯誼筆會大合照。



■何與懷博士和徐鳴徐楠伉儷合照（《大漠孤煙直》是徐鳴當場創作的作品）

別開生面元宵節 彩墨淋漓獻瑞來

恆心馬

丹青會友上元節，一曲歡歌人月圓。
 彩墨淋漓圖出岫，花開四季賀蛇年。
 乙巳蛇年元宵節，由中國美術學院

澳大利亞校友會主辦，澳大利亞美術家協會聯合主辦，並由澳大利亞文化商貿會協辦的《丹青會友.金蛇送瑞》聯誼筆會，在Strathfield Community Centre如期舉行，場面熱鬧，嘉賓眾多。

Strathfield市副市長蔡定傑先生；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召集人何與懷博士；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榮譽院長譚文華、院長黃少石；澳洲國際兒童婦女聯合會主席鍾穎；澳洲詩書畫學會會長陸鏗章等出席了這次筆會。

澳洲知名書畫藝術家李鋼、彭偉開、徐憲來、何承斌、陳秀英、劉繼格、徐濤、陳霞、王明科、范東旺等人參加了這次別開生面的活動。畫家們揮毫獻藝，現場創作的書畫作品用於現場抽獎，獲獎幸運兒笑顏逐開。

聯誼筆會由澳大利亞文聯主席王力軍主持，太陽雨攝影工作

室、悉尼印象現場通過網路向環球直播了此次活動。

此次活動一大亮點是特邀嘉賓加拿大華裔知名畫家徐鳴和旅日畫家徐楠伉儷。

徐鳴老師1945年生於上海，從小喜愛書畫，曾受父親執交好友國畫大師傅抱石的藝術薰陶和草聖林散之先生的書法指點，得益於李山、吳作人、廖靜文、趙少昂、劉海粟等前輩在畫藝上的指教。他畢業於南京輕工美專，修研於香港嶺南藝苑，1967年赴新疆寫生繪畫達9年之久，1981幸運移居澳洲，1986年又移居加拿大，現在北京、東京等地設有工作室。在多國舉辦過近百次的個人藝術展和國際聯展，出版了《大紅袍》等多本徐鳴畫集，兩幅作品被選為北京奧運會郵票首日封，作品被人民大會堂、澳大利亞悉尼美術館、臺灣華崗博物館、臺灣長流美術館、加拿大人文博物館、寧波美術館、美國女神藝術博物館等世界眾多收藏機構收藏。2023年在香港榮獲首屆世界華人美



■徐楠水墨重彩大寫意《元宇宙·星際穿越》

術金筆獎和功勳藝術家終身成就獎，2024年榮獲加拿大居民最高榮譽英女皇登基70周年白金禧勳章獎。

徐楠(Naomi)，旅日華裔畫家。1970年出生於中國黑龍江省。自幼喜愛繪畫，畢業於日本武藏野美術大學。在日本東京都美術館等地舉辦過多次個人畫展。榮獲日本藝術貢獻獎，2023年在香港舉行的首屆世界華人美術金筆獎盛典上榮獲時代藝術家學術創新獎。奉行憑感覺和心境而創作的理念，在現實的觀象中跳出三維空間，以靈感結合抽象元素完成繪畫作品，給人留有想象空間，激發觀者去感知我創作的心路歷程，而帶來的無盡享受，因為藝術家是以一種獨有的視角去觀想宇宙萬物。



■大年初二，1月30日，澳華藝術家任靜敏女士的油畫新作在悉尼的Bankstown圖書館閃亮登場。這是Bankstown圖書館慶祝中國春節系列活動之一，特邀任靜敏女士在此展出她的作品。兩年前的春節，任靜敏曾應邀在此辦過展覽，反響很好，於是圖書館再次誠邀，任靜敏欣然同意，並拿來了她的新作品呈觀眾。

進步與反動——從七、八十年前的除夕談起

方白

（接上期）社會的進步，如果僅僅從科學上看也許如此，但科學並不能代表人類社會的全部，人的道德發展、社會發展並不屬於科學的範疇。馬列主義者試圖把所有的人類活動都歸納到科學中，以至於在它的理論前也加上“科學”兩字，如此一來，它就代表著進步。

但社會真的一直在進步嗎？如果我們更細緻地觀察，其實未必。一直認為代表古代社會殘酷落後的殉人制度，但從有跡可考的新石器時期遺址來看，殉人是在新石器晚期才出現的，而在新石器早、中期並沒有殉人的跡象。這說明更血腥和殘忍的事情可能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生。所謂的奴隸制社會也是到了新石器晚期戰爭兼併、貧富分化才產生的結果，在新石器早期的墓葬中，隨葬品基本都處於比較平均的水準，不呈現等級的高低，可能從側面印證了奴隸可能是社會發展的結果。而隨著“進步”，到了近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毒氣集中營、大規模的階級鬥爭、最大規模的世界性戰爭，以及“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打出來、壓出來，就是不能生出來”等毫無人性的計劃生育口號，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進步？除非說新的鬥爭形式和戰爭規模也算一種進步。

莊子說：從遠古到燧人、伏羲，再到神農、黃帝，再到唐虞，從人的心性來說是個不斷被改造卻又是不斷退步的過程。我們不能肯定他說的一定是真實情況，但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加以否定，因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比我們想象的複雜，某些方面的發展可能以另一些方面的喪失作為代價。

很有趣的是，在馬列主義政治學範疇中，與“進步”相對應的詞彙並不是“退步”，而是“反動”。“反動”這個詞的本義是“反對運動”，引申為“保持現

狀”。“反動分子”在革命者的眼裡是最大的敵人，是必須要打倒的。這種思潮實際上至今仍暗流湧動，似乎一個人是沒有“反動”的權利的。在當代左派話語中，所謂的“右派”同樣被預設為“反動派”，只不過現在這些左派還沒有取得絕對的統治權。假設這些左派們能取得世界的統治權，那麼右派們的下場可以參照中共建政后的情況。“右派”的帽子與“反動”同樣源遠流長。

然後我們可以談談知識份子在社会變革中的作用。知識份子比一般的人群有更深入和專業的思考領域，但似乎大多數知識份子更激進，更願意改變世界，因此可能天然地成為或接近左派或所謂的“進步者”。但如同我前述，所謂的進步並不等於一定是往好的方面發展。因此，當某個“偉光正”其實是人類危害者的情況下，知識份子也僅僅憑著對方“進步”的口號而義無反顧地成為支援者。保羅·霍蘭德列舉了威爾斯(H. G. Wells)、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諾曼·米勒(Norman Mailer)、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蜜雪兒·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幾十個大牌的學者曾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唱過讚歌(保羅·霍蘭德，《從墨索里尼到查韋斯：知識份子與崇拜政治英雄的世紀》，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338pp)。在前蘇聯，一大批知識份子自覺地為史達林獨裁歌功頌德，曾被認為是“人道主義作家”的高爾基也為史達林寫下了《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這樣殺氣騰騰的文章，其影響之深遠遠超一般打手所能為。

我們回到47年48年。除夕的中國知識份子群體中，秧歌扭起來，紅歌唱起來，整個中國已經是一片晴朗的天。於是，接下來的共產黨專政、資產階級改造、反右、四清、文化革命、狠抓生殖器等等，以靈魂和鮮血為代價的一次次革命運動，都在幾十年中鋪天蓋地展開，這裡面有多少知識份子被推波助瀾？在推波助瀾下同時又被反噬，巨浪打翻了那些被認為姿勢不正確的知識份子，即使他昨天還在唱讚歌。這一切，是這些滿懷豪情的知識份子們最初所無法預想的。他們最容易被扣上的就是“反動”和“右派”的帽子。

時間一晃已經過去七十多年，這批知識份子也已經走進了歷史。對他們的論定，只能留給後人。

此時的中國，寒風中大概已經春意萌動。回顧七、八十前的除夕，我在想，2025年了，時代是在進步嗎？我並不確定，甚至很懷疑。如同我懷疑我是個知識份子一樣。

科學不斷地進步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如同共產黨在突出其偉光正的時候常說的“歷史的車輪勢不可擋”，先從氣勢上壓倒別人，至於這個車輪開向何方則似乎不希望別人去思考。但我至少找到了一樣東西，“人性”，這可能是與人類俱來的東西，也會隨人類滅亡而去，但它不會改變，也就是說不會進步。樊遲問仁，孔子曰：“愛人”(《論語·顏淵》)。齊宣王問德，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我們現在就能說比2000多年前的古人更有人性嗎？如果有人認為人性也是個不斷進步的東西，請讓我能夠保留我的看法。

當何博士讓我展望2025年，我唯一要說的是，2025年，我希望能有“反動”的權利而不會被暴力，並讓我能保留一點和2000多年前的古人相同的人性。